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奔跑的木头

Benpao De Mutou

潘 灵 / 著

在民族传说中不知疲倦奔跑的文字，

在乡土叙事里演绎执拗的 **中国乡愁**。

非凡特别的小说，

不一般的 **中国故事**！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奔跑的木头

Benpao De Mutou

潘 灵 著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奔跑的木头/潘灵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9. 7
(当代名家精品珍藏)
ISBN 978-7-5396-6540-5

I. ①奔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00662号

出版人: 段晓静 丛书策划: 朱寒冬 岑杰
责任编辑: 张妍妍 姚衍 装帧设计: 丁明 徐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销部: (0551)63533889

印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0.375 字数: 240千字

版次: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5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奔跑的木头 Benpao De Mutou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【作者介绍】

潘灵，生于1966年7月，云南巧家人，1988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副秘书长，云南省作协副主席，《边疆文学》总编辑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全国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，云南省委联系专家。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国家图书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云南省政府文学奖一等奖等多项奖项。



· 中篇小说 ·

奔跑的木头

清果

I

春天喧嚣着往山坡上爬的时候，年鹰一个
人默默地下了山。去年，全力抓过的田中人
收获的是年鹰的输，胜利时归天的赢家在
土司也未能吃到他以为最上等的输粮。老土司
在土司下和年鹰的遭遇，这让他个土司
在土司下对年鹰心存了不满。认为一即即年
鹰作怪才为致此。傍晚冷风和山坡的年鹰，
今年年鹰上吃活着的年鹰，而是对年鹰只他赴

标题

到年鹰上山的路上，一即即年鹰不紧不慢，而年鹰
样，他就像个年鹰在年鹰上山的路上，年鹰
说。年鹰的院就在年鹰上山的路上，年鹰
粗陋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苦笑。

年鹰往山下走的时候，春风拂过了他被
年鹰上的院。这让他去，像是一只被来
被年的老鹰。山上，年鹰吃。年鹰吃得像刀子，
山下，年鹰在年鹰上已经说出了热烈的红色，
年鹰喘着气。这是年鹰在年鹰上山的路上
的年鹰，他心在年鹰上的年鹰却失去了年鹰
这让他年鹰的知觉能力，如果不是年鹰在年鹰
下鹰一群老鹰的眼睛，人们便会以为山道
上有一具尸体走向。

年鹰和年鹰，年鹰的儿子，他不仅
有一双善于发现的年鹰之眼，而且，他还有一

2

《奔跑的木头》作者手稿

年鹰上山的路上，一即即年鹰不紧不慢，而年鹰
样，他就像个年鹰在年鹰上山的路上，年鹰
说。年鹰的院就在年鹰上山的路上，年鹰
粗陋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苦笑。

年鹰往山下走的时候，春风拂过了他被
年鹰上的院。这让他去，像是一只被来
被年的老鹰。山上，年鹰吃。年鹰吃得像刀子，
山下，年鹰在年鹰上已经说出了热烈的红色，
年鹰喘着气。这是年鹰在年鹰上山的路上
的年鹰，他心在年鹰上的年鹰却失去了年鹰
这让他年鹰的知觉能力，如果不是年鹰在年鹰
下鹰一群老鹰的眼睛，人们便会以为山道
上有一具尸体走向。

标题

目录

一个人和村庄 / 1

奔跑的木头 / 69

偷声音的老人们 / 124

幽灵诉 / 218

别处 / 277

附录

传奇的魅力 郦 莉 / 317

无从告别的“疼痛”与回不去的“乡愁”

张丽军 / 322

一个人和村庄

一个人怎么样活着本身就是问题，怎么样死掉就更是问题。这一段时间，包伍明被胃病折磨得没了活下去的信心。胃病是包伍明的老毛病了，为对付胃病带来的疼痛，包伍明研究了数十种方法，但所有的方法都不再灵验了，自打入秋以来，胃痛的频率和程度较从前明显增加了。有时在山上放羊，包伍明会觉得满山遍野都在疼痛。今天一早，包伍明又被疼醒了。疼醒了的包伍明咬牙忍着疼把羊赶上山，面对东山上慢慢升起的红日，感到了最强烈的孤单。他决定暂时离开心爱的羊群，去三十里外的镇上。不是去镇上抓药。药对他那个千疮百孔的胃了无作用，他是去买一种叫敌敌畏的剧毒农药。在中国农村，不想活的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，一仰脖吞下一大口这种剧毒农药。

艰难地走到镇上的包伍明，在街口那个满脸都是雀斑的女老板的店铺里买了一瓶敌敌畏。店铺一开门就有生意，女老板的心情大好，就找了话跟包伍明聊：“都秋天了，还有庄稼遭虫害？”包伍明说：“谁说庄稼遭虫了？”女老板说：“庄稼没遭虫，你买敌敌畏做

甚？不会是自己喝吧？”包伍明说：“恭喜你猜对了。”女老板说：“包伍明，你不要跟老娘开这种玩笑，你要喝了，会连累老娘的。”包伍明狡黠地笑了笑说：“我就想连累你，让你给我收尸。要不，我村子里人都走光了，我死了咋办？”包伍明的话让女老板也笑了：“我知道你这杂种阴险，你们村的人都走了，就你不走，肯定有目的。”

包伍明听女老板的话不像开玩笑，就觉得没意思了，拎了敌敌畏扭头就走。这时，他的胃竟然不疼了。他嘀咕：“有目的，我有目的？是他们自己要走，又不是我撵他们走的。”胃不疼了，人就有了饥饿感。包伍明走进了一家豆花饭店，要了一碗豆花、一盘小炒，准备填饱肚子就赶回村，他开始惦记赶到山上的羊了。但豆花还没端上桌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也进了饭店，叫嚷着订一桌好菜。他说：“上面又来领导了，有野味没？”饭店老板从伙房跑出来，胖胖的脸上站着一堆笑说：“有鹿子肉，清晨才送来的，新鲜着哩。”包伍明看出来人是镇政府办的文书王贵，去年春节前跟镇长一起来村里送温暖，包伍明还亲手杀了一只羊招待他们。包伍明忙放下筷子，起身说：“王文书，你家也下馆子。”王贵显然没记住杀过羊给他吃的包伍明，一脸陌生地说：“我好像不认得你呀。”他的话让包伍明既失望又尴尬，包伍明就说：“去年春节前，你给我送过温暖哩。”王贵想了想，哦了一声，想起来了：“你不就是丫口村的老包吗？前两天镇长还说要去找你哩。”包伍明听王贵说镇长要找到自己，原本尴尬的脸上就有了得意。“镇长找我？”他半信半疑。王贵点头说：“丫口村不就你一个人了吗？镇长惦记着你，要你搬到镇上来。”包伍明说：“搬到镇上，我住大街上？”王贵说：“政府要你搬，自然会分

你安置房。”包伍明摇头说：“我只会放羊，我搬到镇里喝西北风呀？”王贵搔了搔头皮，说：“你冲我摇什么头呀？是镇长要你搬，不是我要你搬，你老包咋连点配合的想法都没有？什么态度呀？当然，话又说转来，你这样的人确实是个问题，没文化没技能的。”包伍明听王贵这么讲，赶忙赔了笑脸，掏支烟凑过去说：“王文书，你跟镇长好好说说，让他别惦记我，这镇上我包伍明住不惯，寻不着活路。我这样的人，是山猪吃不来细米糠，住惯的山坡不嫌陡的那类。”

女老板插话说：“老包，你一个人待那丫口村，就不怕成孤魂野鬼？”

包伍明就咧了嘴笑说：“在丫口村大不了成野鬼，搬到镇上怕连野鬼都不如。这镇上是能人待的，我这样的只配讨口。”

王贵也笑了，说：“老包你也别看不起自己，养羊，我看你就是能人。”

包伍明说：“跟羊打交道，我成；跟人打交道，我不成。王文书，你不提羊，我一门心思嚼舌头，差点忘记羊还在山上放着哩。”

包伍明付了饭钱，给王贵弯弯腰当是告别，提着敌敌畏，一溜烟出了镇子。急急地走在路上的包伍明的胃又开始隐隐作痛。路是山路，全是上坡，包伍明越走越觉吃力，不一会儿，额头上就爬满了汗珠。他索性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想小憩一会儿。他才点燃一支烟，就看见路的前方有个羚羊一样轻快的身影在山道上轻盈地跳跃，那身影在包伍明的视线中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最后，包伍明终于看清楚是邻村坡头村的小翠。去年他放的羊，跑了一

只到坡头村去，被小翠妈捡了。包伍明找上门，小翠妈死活不认账。包伍明理论了半天，没法要回羊的他就动了粗口，双方说了些现在想起来都脸红的粗话。就在包伍明垂头丧气走出一两里地后，小翠牵着羊赶来还给了包伍明。包伍明看着失而复得的羊，对小翠连说感谢。小翠说：“包叔你别谢我，羊本来就是你的，是我妈不好。要谢你该谢我们镇中的老师，他们教育我要拾金不昧。”包伍明当时感慨，人啊，有文化跟没文化就是不一样。

包伍明打招呼说：“小翠，看你欢天喜地的，考取县里的高中了吗？”小翠停下脚步，一脸笑容地说：“包叔，我半年前就休学了，读出来找不着工作，家里的钱不就打水漂了？没意思。”包伍明摇头：“那什么有意思呢？”小翠说：“打工呀。为打工我跟我妈软磨硬泡了两个月，嘴都差点磨起泡了，这才同意我去省城打工。”包伍明哦了一声说：“小翠，原来你这是去省城……”小翠接话说：“我到镇上赶开到省城的夜班车。我表姐在省城一家洗脚城上班，一个月两三千哩，她向他们经理荐了我，经理同意我去上班哩。包叔，你手里提的不会是酒吧？酒你可别多喝，喝多了伤身子。”

包伍明忙把敌敌畏瓶子往背后一藏，说：“我这酒是用来泡药的。”小翠没看出包伍明撒谎，就说：“包叔，看你脸色不好，丫口村就你孤家寡人了，有病就到镇上看医生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得赶夜班车呢。”

小翠又像一只羚羊在山路上跳跃。看着她身材姣好的背影，包伍明感叹女大十八变，去年的小翠看上去还是黄毛丫头一个，今年就现出美人样子了。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要去城里给人洗脚挣钱，

这不是作践自己吗？包伍明心里相当生气，弯着腰捂着肚子走路的样子像个受难者。他现时有双重的疼痛，心疼大过了胃疼。走了几步又转过身，却再也没了小翠的人影。这时他脑海中又浮出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本村前些年去了省城的莲花。包伍明觉得太不可思议，咋会把素素净净的小翠跟不干不净的莲花扯在了一起……

包伍明没急着回家，而是到山上找他的羊群了。村子这几年人走空了，山上的野物多了起来，特别是狼，一下子多了许多。在无数个孤寂的夜里，包伍明都听到过狼的嗥叫。那嗥叫使得包伍明心里发慌，狼叼走羊的事在包伍明记忆中已经司空见惯。如果不是这要命的胃病，包伍明不会轻易离开他的羊群。今天还算幸运，狼并没因为包伍明擅离职守而光顾羊群。他集中起所有羊，确定一只也没少，心情就好了许多。他在落日的余晖中赶着羊群回到了村里。将羊群赶进羊厩后，他开始为要不要做晚饭发愁。站在羊厩门外犹豫了一会儿，他决定还是做一顿简单的晚餐。在菜地随意拔了棵青菜和几根大葱，就一只手提菜一只手提敌敌畏回家。

离家还有几十步，包伍明就感觉出了异样：空气中有陌生人的气息。再往前走，他发现早上出院子时随手拉上的柴门竟然洞开着。包伍明还发现，邻居陈老汉家空了一年的土房也有了异样：先前一直像个守门的石狮的小青，没伸着红红的舌头守在门口，柴门也敞开着。包伍明想，一定是陈老汉回来了！被儿子接进城去的陈老汉，离开村子时跟包伍明说过，城里他住不舒坦，一定会回来

的。想着这些，包伍明心中涌起一阵兴奋，陈老汉回来，闲时间就有个说话、下棋的人了。他把手中的敌敌畏和蔬菜往自家院门前一扔，直奔陈老汉家，还没进门就叫喊道：“老陈哥，你可回来了，这一年时间，可想死伍明了。”

没错，确实有人回来了。但迎接包伍明的不是他巴望的陈老汉，而是陈老汉的儿子陈光宗。陈光宗是陈老汉的骄傲，也是丫口村的骄傲。他是丫口村出的唯一一个大学生，也是丫口村唯一一个在省政府吃国家粮的人。但包伍明过去对陈光宗印象并不好，他觉得陈光宗对人冷淡傲慢，内心里看不起引他为骄傲的乡亲。过去，陈光宗回家来看父母，遇了包伍明，就像见了陌生人，有时招呼都不打，香烟也不敬。但今天陈光宗见了包伍明，仿佛见了救星，热情得有些过头，他紧握了包伍明的手说：“包叔您可回来了，我都等了您大半天了。”包伍明很少被人这么紧握过手，他有些习惯地把手挣脱出来，说：“我还以为是你爹回来了。”

陈光宗表情凝重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包叔，我这次就是专程送我爹回来的。”

包伍明的目光急速地在院子里扫了一圈，没看到陈老汉，却看见仅一年没有人住的院落里长满了杂草。他以为陈老汉一定是故意藏起来了，就伸长了脖子喊：“老陈哥，你把我包伍明当娃娃，还要跟我躲猫猫不成？”

他这么一喊，陈光宗的脸色就更难看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包叔你别喊了，我爹永远不会回应你的话了。”

包伍明有些不明白，说：“光宗你不是送你爹回来的吗？”

陈光宗没言语，领着包伍明进了堂屋。在堂屋山墙边积满灰尘的供桌上，放着一个黑布包裹着的盒子。包伍明觉得，那黑布是他人生中看过的最黑的布，黑得让人绝望。陈光宗上前将黑布解开，包伍明就看见了一个小小的做工考究的黄棕色盒子。陈光宗凝视着盒子，低沉了声音说：“我爹三天前去世了。”

“三天前？”包伍明一脸惊讶地说，“一年前老陈哥离开丫口村时，身板还硬朗得很嘛，啥子贼病那么凶，要个人没了就没了？”

陈光宗沉默了一下说：“包叔，爹生前把你当自家人，我也就实话实说，爹不是病死的，他是从我家八楼阳台上跳下去寻的短见。这里面是他的骨灰，我原本想在城里给他找块墓地，但左思右想后，还是听了妈的话。妈说‘光宗你把你爹送回老家吧，你爹他生前总念叨丫口村和你包叔，总说生是丫口村人，死是丫口村鬼，你就顺了他的愿望，让你包叔寻个风水好的地方把你爹葬了’。”

包伍明愣愣地看了那个黄棕色盒子好一阵，叹一口气说：“老陈哥，你说好了要回来跟我下棋的，你说好了要回来跟我一起唱《莲花落》的，你这个样子回来，伍明很不喜欢！”

包伍明把话一扔，就自顾反剪了手出去了。他边走边狠狠地说：“老陈哥啊老陈哥，伍明不喜欢，很不喜欢！”

二

包伍明花了大半天工夫，用山石砌好了陈老汉的新坟。看着冷峻地立在自己面前的石堆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包伍明心中生

出无限伤感和悲凉。陈老汉死了，还有包伍明为他砌个坟堆，自己哪天一口气上不来怕是连坟堆也没有了。这样一想，原本疲惫不堪的包伍明就更累了，他索性瘫坐在坟前。他伸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，想掏烟却掏出了五张百元票子。他看一眼手上的票子，又看一眼陈老汉的新坟，疲惫的脸上就又添了几丝愧色。昨天傍晚，他从陈老汉家的土屋回到自家院落，本想关了门痛哭一场，但还没把门合上，门就又被推开了。陈光宗提着骨灰盒急匆匆地扑进门来说：“包叔你一定得帮我这个忙，把我爹给葬了，我儿子刚考完中考，我得急赶回去给他报志愿。包叔你不晓得城里上个好高中有多难。”

陈光宗边说边把骨灰盒塞在了包伍明的怀里。包伍明抱着骨灰盒，有点不知所措，但立马镇定下来，对陈光宗说：“帮你可以，但你得如实告诉我，你爹他为什么要寻短见。是不是你和你媳妇对他不好，让他遭了罪？”

陈光宗摇了摇头说：“包叔你冤枉我和我爱人了。我们对他一直很好，给他买新衣服，买保健品，但他一直闷闷不乐，成天都板着脸，呆坐着。他记忆力快速减退，对当天的事越来越记不住，能记得的都是过去的事。早上起床，他总对妈说，你出去看看，我听见羊叫了，是不是伍明贪睡睡过头忘放羊了？妈就凑到他身边说，什么羊叫？城里哪有羊叫？你是想丫口村了。他听妈这么说，愣半天，哦一声，然后就两眼的泪光。有一天我不在家，妈也出去买菜了，他内急上厕所，把自己关在里面出不来了。他急得高声唤妈的名字，我媳妇听见叫唤就让他转门手柄，他可好，在厕所里转起了

圈圈。等妈回来打开门,他已晕倒在马桶边好一阵子了。这件事后,我和爱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,觉得再这么下去,他会患老年痴呆症,于是托人找了最好的医院,看专家门诊。专家证实了我们的怀疑,爹已经是老年痴呆症患者了。”

包伍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在他的印象里,陈老汉的记忆力好得惊人,丫口村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,没有一件他不记得的。他还反应快,特别是下棋处于下风的时候,两只斗鸡眼一转就怪着频出。包伍明一脸怀疑地说:“光宗,你爹要都患痴呆了,这世上怕全是傻瓜呆子了。”

陈光宗说:“包叔,你不相信我难道还不相信专家?”他已经没有耐心跟包伍明理论下去,随即从口袋里掏出钱夹,拣出五张百元大钞,塞进了包伍明的口袋。包伍明像脖子被捏了一把的公鸡惊叫起来:“光宗你这是干什么呀?”陈光宗说:“包叔,这是给你的辛苦钱,我不会让你白埋我爹的。”

陈光宗边说边拔腿就走。包伍明搂着陈老汉的骨灰盒,紧追了几步没追上,想想也懒得再追。倒是陈家黑狗小青,追着陈光宗不放,像是执意要把自己的主人留下。但它的好心不仅没感动陈光宗,反而挨了陈光宗一脚。小青汪汪叫着跑回了陈家老屋,样子委屈而悲伤。暮色渐深,秋意更浓,晚风卷动枯叶,像凌乱的纸钱,在空荡荡的村子里忽高忽低、或左或右地乱窜。包伍明心中有些凄凉,为陈老汉委屈。他自始至终都觉得,陈光宗送他爹的骨灰回来,像是完成一个任务,有责任,无感情。包伍明低头看了看双手搂着的骨灰盒,叹一口气说:“老陈哥,这城市咋就这么改变人呢?

当年靠你种生姜,好不容易把他光宗供出来,在省府捧了金饭碗,他怎么就没点感激呢?古时候的官,都知道丁忧三年,他这新时代的干部,怎么连等自己的爹入土为安的耐心都没有了呢?”

包伍明抱着陈老汉的骨灰盒进了自家院子,他把骨灰盒放在了柿子树下用青石板搭成的石桌上。这石桌是他从前跟陈老汉下象棋的地方,上面有包伍明用红油漆画的棋盘,有陈老汉用红油漆写的“楚河汉界”。包伍明在石桌前坐下,借着月光看着有些斑驳的“楚河汉界”四个字,又看看装了陈老汉骨灰的骨灰盒,苦笑着自言自语道:“什么楚河汉界,分明是阴阳二界。”

山中的月色还是那么美,那么凄清。包伍明抬头看看月亮,记忆就被勾了起来。一年前,也是在这样的月色下,陈老汉披着衣,提了瓶烧酒进到包伍明的院子来。包伍明说:“老陈哥,遇上什么好事了,请我喝酒?”陈老汉说:“没事就不能请你喝酒?别废话,下棋!”包伍明听陈老汉的话里满是火气,就说:“陈老哥你吃炸药啦?”陈老汉很不耐烦地挥挥手说:“拿酒碗去,去,去!”

酒碗拿来,陈老汉已摆好了棋,包伍明伸手倒酒,陈老汉示意先下棋。两人于是相向坐在清清爽爽的月光里对弈。陈老汉显然不在状态,连出几个臭着,被包伍明连吃了几子。这次陈老汉没有转他的眼珠子,也无心使怪着,而是叹了一口气,一把推乱棋子说:“泼烦!”包伍明:“说不下就不下,心里泼烦个啥?”包伍明边说边倒了两碗酒,一碗递给陈老汉,一碗自己端了。陈老汉没等包伍明碰个杯,就自个儿一仰脖倒进了肚里。酒很烈,烈得陈老汉的眼角闪出了泪光。